



本訂合卷四第

社利週活生

行 編

生 活

第 四 卷

名人與母校

影戲迷做了女主人

隔着一大洋說話

伯爵夫人經營洗衣業

名人的面孔

兩位政說話的硬漢

老頭子轉新念頭

胡佛夫人

法國外長白里安以未做水手為憾

學術界失了一位導師

功成悟退的一位名將

想點新花樣出來

中國在電報學上的空前大發明

大罵學校的當代文豪

鞋匠師傅做了總統的顧問

內外夾攻的牢騷

替人記賬簿抄貨單的當代文學家

蕭伯納的夫人

諾貝爾獎金的創始者

精誠感動全印度的甘地

笑逐顏開的法國杜麥爾

如此起勁的幾個老頭兒

堅苦卓絕的甘地

書報介紹

新聞記者是不戴帽子的皇帝

『真美善』的女作家

非僅婦女問題

介紹費女士的幾篇文章(上)

讀胡適之先生譯的『米格兒』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健康問題

天眞爛漫的美

健康的背

完美的美

冬季的健康問題

美的體格

男性之美

健而美的賽跑女士和中國人贊

越冷越起勁

一九二八年一位最健美的女子

山體育中得來

六十三歲不像老太婆

保留美麗的母親

看看她的肚皮

二十老而三十美

短篇零簡

一席有趣味的訂婚酒

八百尺長兩個腦子的動物

馬虎虎

陸上游船

中國的飛行家和他的新夫人

六萬人如無人

很有趣味的輛馬車

趙越武女

由慈悲而變變

過不慣帝王的生活

太沒有道理了

男女青年的社交

免得難為情

一個小巧妙

沒有手的汽車夫

木箱頭

世界上看見的一位法國太太

環遊世界

雪地上的旅館

大同婚式與太極婚式

南漢的游泳家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世界上的破天荒(二則)

『像人』

陪她女兒到交際場中去

一個袖珍共和國

到棺材先生家裏做客

德國的『黑暗森林』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沒有兒子那裏來的孫子?

荷蘭的日光工廠

擠出去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墨索利尼無可如何!

十個義父

父風

用不着在窗裏偷看了

兩位老嫗婆的話

蘆葦與文化

可敬的老公務

壓迫與奮鬥的意志

湊巧

阿木林紀念碑

在廣西犯幽子

嫁後的同學們

恍如隔世的半負傷眼

攻擊

世界上的破天荒(一則)

強盜一變而為小說家

在海外懸念祖國的黃柳霜

審美觀念

親歷

小車夫講的大道理

日本炮的示威

不堪回首

荷道德觀念下之節儉

對夫人實在覺得抱歉

萬永語

不但你

他看起來

心裏如何

得意洋洋

國外通訊

(英國)

倫敦的警察

征帆回憶

俯仰今古

眼淚往自己肚裏掉

(美國)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生活週刊第四卷下卷分類總目

(編目下註頁字排頁數)

小言論

急來抱佛脚是來不及的！

令人敬仰崇拜的女接線生

積善的心理

貓捉老鼠的新聞記者

阿貓阿狗的心理

奴性十足的舞獅本領

我們只得佩服文明國的法律！

看了孫總理國葬典禮影片

最後的保障

中國人只配走後門嗎？

無恥

「人家要笑的」

饑子太少

自忙了一頓

愛多爾

也許是能力面表現

拉拉長

偷偷摸摸的大學教授

不過被瘋狗咬了一口

一封萬分迫切求救的信

誰死何憾？

幾個特色

無可如何的抱歉

多麼為國爭光的教育局長

碩頭運動

夜大學

太過火一點兒了

什麼事不可呢？

腳踏虛地

無所不專的專家

畢業的力量

難敵的榮

封建制度到底什麼意思

在革命過渡時期中國人應有

之覺悟與努力

建設聲中之「純新」錯覺

解決問題

問題解決後的心境

愛之適足以害之

智識階級

絕對靠得住的是誰

最近旅行歐美的感想

骨鯁

澈底懺悔

一細鏽的腳踏車

靜悄悄地想

春露到死絲方盡

感世心理

消極中的積極

人格的美

謝德

土耳其嚴厲對付搗亂的匪報

雜文

記者

社會風雨所構成之潛意識

鄉下人並未頑固

機草

對狼道安閑狐狸

迷途

北遊餘影

女教員

開闢金陵女大校刊石有

獨斷不虛

老子是另一回事

晚政全國的脂膏

平民化的貴族生活

改良過的一張請柬

一位廣發新的朋友寫的信

未嘗奴化的新穎

金陵女大畢業生中的奇才

黑密利尼鴉亂

英國總理眼中的家事

第一次經驗

中國建設鐵道與速率

硬性贈物與軟性贈物

一段值得介紹的婚姻

一段值得比較

英國工黨內閣的試金石

嚴然的到鄉間去

可恨又可笑的一團糟

辦事能力的比較

中學生的國文常識

官吏的額領

分工合作

一隻貓兒

阿兄仗義

理想中的人物

杜威對於新中國的言論

前進

寄到外國去了

究竟是誰的罪過？

一位好婦老爺難吃的苦頭

特別讀子的資本家

審慎

狼狽

乘飛機所得的經驗

我們只有一百廿分的慚愧

力量

不亦重可慨乎？

剛回國的格案林先生

你打算活到幾歲？

實際的幹

深刻的印象

二十年中建設的寶島

體工業統計

一場惡鬥

飾不當初

南滿路」

遺憾

裝飾問題

免得誤購後悔

拔馬

掛山倒海

甘地的救國方案

兩字打勝仗

人物評述

休想安甯
上女運動會

(比國)

留學生中的流落生
有秩序的政爭(上)
有秩序的政爭(下)
一片赤誠

(美國)

女兒
受打鞭後的振作
食而不化

惘然
在美的中國人地位
百看不厭

啓人深思
丁餘見聞與感想
上了軌道

途中
初印

(法國)

陀異
真正學者
幽寂

與時俱進
法國女子中學的學生
滿城狂歡慶祝共和

法國婦女
一個鄉村的各方面

(英國)

虐殺
訓練

(南洋)

有負此生

別有景象
半開化
爲人作嫁

(比國)

留學生中的流落生
有秩序的政爭(上)
有秩序的政爭(下)
一片赤誠

(美國)

女兒
受打鞭後的振作
食而不化

惘然
在美的中國人地位
百看不厭

啓人深思
丁餘見聞與感想
上了軌道

途中
初印

(法國)

陀異
真正學者
幽寂

與時俱進
法國女子中學的學生
滿城狂歡慶祝共和

法國婦女
一個鄉村的各方面

(英國)

虐殺
訓練

(南洋)

有負此生

板斧頭
醫治狐臭又一法
社會的批評

(比國)

留學生中的流落生
有秩序的政爭(上)
有秩序的政爭(下)
一片赤誠

(美國)

女兒
受打鞭後的振作
食而不化

惘然
在美的中國人地位
百看不厭

啓人深思
丁餘見聞與感想
上了軌道

途中
初印

(法國)

陀異
真正學者
幽寂

與時俱進
法國女子中學的學生
滿城狂歡慶祝共和

法國婦女
一個鄉村的各方面

(英國)

虐殺
訓練

(南洋)

有負此生

生活書店

努力爲社會服務

業務項目

出版各種參考書籍
代辦中外圖書雜誌
寄售全國書報刊物
編印全國圖書目錄

竭誠謀讀者便利

總店 電話 一四五一八
上海 南京路 麥斯陶
各埠各大書店

LIFE PUBLISHING CO.
Route Dofinar, Shanghai, China

各處所能
神經病
爭飯碗的風潮
兩頭大如何?
一個害人的男子
矮子世家
租了小房子以後
聰明在玩皮
脫離禽獸
太痛苦了
究何關係
欺騙的手段
苦海
毛病
又想又不
窮思極想
我最不滿意的她
我國現在的法庭
出於意料之外

各處所能
神經病
爭飯碗的風潮
兩頭大如何?
一個害人的男子
矮子世家
租了小房子以後
聰明在玩皮
脫離禽獸
太痛苦了
究何關係
欺騙的手段
苦海
毛病
又想又不
窮思極想
我最不滿意的她
我國現在的法庭
出於意料之外

休想安甯
上女運動會

(比國)

留學生中的流落生
有秩序的政爭(上)
有秩序的政爭(下)
一片赤誠

(美國)

女兒
受打鞭後的振作
食而不化

惘然
在美的中國人地位
百看不厭

啓人深思
丁餘見聞與感想
上了軌道

途中
初印

(法國)

陀異
真正學者
幽默

與時俱進
法國女子中學的學生
滿城狂歡慶祝共和

法國婦女
一個鄉村的各方面

(英國)

虐殺
訓練

(南洋)

別有景象
半開化
爲人作嫁

五九

徒然增加危險

二五

一個女子戀愛的時候

讀者信箱

吃盡苦頭的苦
氣憤
嫁後新送了通訊權

三三
三三
三三

新編之哈薩民族
很可憐而沒有膽量的女子
自尊煩惱

五九
五九
五九

快跟牢前而一輛車子的男子
鈔票問題
爲什麼有許多女人害怕惡男人

五九
五九
五九

另請一位大學畢業的
慌慌張張偷寄的一封信
孤兒

五九
五九
五九

堂兄妹
以免未來的不幸
殺千刀!

五九
五九
五九

我的姊妹
投考大學之疑問
在索納福的公子哥兒

五九
五九
五九

啼哭者告訴父母
有負此生

板斧頭
醫治狐臭又一法
社會的批評

五九

終身的伴侶相安患者
雀斑
想新開學

五九
五九
五九

實在不好意思出之於口
辭職
留學去

五九
五九
五九

明盡
苦楚冤曲
羣衆心理

五九
五九
五九

表姊
僥倖中之大不幸
矮小問題

五九
五九
五九

殘忍
希望
害人精

五九
五九
五九

生活書店

努力爲社會服務

業務項目

出版各種參考書籍
代辦中外圖書雜誌
寄售全國書報刊物
編印全國圖書目錄

竭誠謀讀者便利

總店 電話 一四五一八
上海南京路
各埠各大書店

LIFE PUBLISHING CO.
Route Doffus, Shanghai, China

各盡所能
神經病
爭飯碗的風潮

五九

兩頭大如何?
一個害人的男子
矮子世家

五九
五九
五九

租了小房子以後
聰明在玩皮
脫離禽獸

五九
五九
五九

太痛苦了
究何關係
欺騙的手段

五九
五九
五九

苦海
毛病
又想又不

五九
五九
五九

窮思極想
我最不滿意的她
我國現在的法庭

五九
五九
五九

出於意料之外
兇悍潑辣

五九
五九
五九

中學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行發六期星逢每

全連國幣
年郵售
五費外每
十圖四份
二五分
期角圖二

年七十國民進中

版出日八十月一十

活生

始創年四十國民

者 行 編

生活週刊社

11 路龍環路盤寧海上

九一四四八 低電

國民政府實業部註冊內政部登記

第 四 卷 第 一 期

論心

喂！阿二哥吃飯！
稻齋

在下有一位性情特別敦厚的朋友。綽號叫做『老漢』，我和他的許多朋友，從來沒有看見他動過一次火，也許他一生一世不會動火的！

夫大實行其平等主義。據他說，他在豪宴的時候，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包車夫阿媽等等都一桌吃飯，各人自己添飯，他自己呢，冬天出門的時候，到了一個目的地，就把身上穿的呢大衣立刻脫下來穿到包車夫的身上，去，叫他擦擦；出來的時候，再由包車夫身上脫下來穿到自己的身上去。

我問他你叫貴車夫什麼，他說叫「阿二」。我又問他貴車夫叫你做什麼，他說叫「先生」。我說你仍未徹底平等。你要徹底平等，如果他年齡比你大，你應叫他「爹」，「阿二哥」，吃飯的時候，應該叫一聲「阿二哥吃飽！」至少你既叫他阿二，他也要叫你老漢。

我又問他費車夫拖着車子跑的時候，你堂而皇之的坐在車上，你有沒有時候讓他堂堂而皇之的坐在車上，你老漢拖着車子跑，他說不會，我說你仍未能澈底平等，你要澈底平等，應該出來的時候你坐在車上，他拖車；回去的時候，他坐在車上，你拖車。

老漢的平等主義當然好，任何人不能說他不好。我問他的話，也並不是反對什麼平等精神，我的意思車夫最苦的地方是在潤着背脊抱着車子跑，做一個圓滾滾的馬車輪，餓着這一件事不能輪他，別說你和他一起吃飯，就是一頓雞鴨，也是一件於他的最苦痛的一點沒有關係。

至於交通方

面也要設法改進
·譬如我們固然
不贊成人力車，
小費
嘆！阿二哥吃飯！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模倣
拯救土耳其於危亡中的風
省
省
省

但有的時候，遇
着沒有電車的地
方，汽車又坐不
起，兩條腿又跑
不通四國文字的十三歲大學
女生
落霞
一席有醇味的訂婚酒
榮朱君雨軒
英倫國女士與孫先生的
親友
秋之月
渚波

本期要目

小寶說：「兩三哥吃個！」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傅健說：「耳其於危亡中的凱
 通國文字於的十三歲大學
 一榮所有味味的訂婚詩
 字樣一國女主與陳先生的信
 讀者信筆
 不是信國的兒子 兒子
 原人奇樹的丈夫
 讀過一秋
 者波之月
 記詞
 曹振瑞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編者

生活週刊社社會不棄，最近實銷每
期已達四萬份以上，（有郵務管理局來
函及回單可憑，）因銷數激增，來登廣
告的也與日俱增，大有擁擠不堪的現象
。編者有時碰到朋友，他劈頭第一句就
說：「好了！生活週刊可以賺錢了！」這
句話很引起我的感觸，就是生活週刊對
誰賺錢？生活週刊賺錢何用？再說得直
截了當些，就是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編者先要說明我們
辦這個週刊的方针和態度。

造成人的一位好朋友。我們辦這個週刊，心目中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機關，我們心裏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會造成一個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這一份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閱一遍，好像聽一位好朋友談話。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價值的談天；

你煩悶的時候，想想由這裏面所看見的三言兩語，也許可以平你的心意，好像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問題要待商榷的時候，握起筆來寫幾行寄給這個週刊，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參考的意見，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你……

我們辦這個週刊不是替任何個人培植勢力，不是替任何機關培植勢力，是

服務所應具的精神及德性，

界來，最後光溜溜的離開這個世界而去，徹底想起來，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人的心才是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得多的金。使社會上人最愉快的事情，是讓別人做，不想做什麼，講到編者的人生，不想做什麼大人物，不想做什麼名流，但願其一生的精力，當他浮世揚名之時，小成爲社會進步的一個好朋友。

一個好朋友。

我們深信天下無十全的東西，最要緊的是要有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本刊決不敢說自己已經辦得好，決不敢自矜，而且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點，所堪自信者，即此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所以有指教我們的，我們極願虛心領受，

務使本刊的缺點益減少，優點益加多，不過對於無識意的隨章取義的謾罵，我們只覺得吾心之所安，不與計較。我們以為做人的態度應該如此，辦出版物的態度也應該如此。

中心與簡的 根據上面所說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本刊因銷數激增而廣告導所得的收入，都盡量地用來力謀改進本刊的自身。由此增加讀者的利益，由協助個人而促進社會的改進。試舉幾個較為顯著的具體的例：

本刊初辦時每期不過一張，自第三卷三十二期起，每期加至一張半，價目照舊，其中雖有一部分地位用來登廣告以資挹注，但材料較前增加，因為顯顯著的事實。材料內容，亦較前更求精警，現在稿費比一年前已增加至三倍以上，也是本刊努力增進「質」的方面的一端。原擬自本期起，包紙紙改闊，包紙紙上用的簽條原用油印，均改用鉛印，現因趕印不及，將於下期實行。此種因銷數之多，支出方面當然大增，惟前用油印，郵寄中途易於糊塗，每易輾轉遺失，為求穩妥計，積極改善，惟力是視。此外自設「讀者信箱」以來，發表於本刊的來信，因限於篇幅，為數不多，而每日收到來信商榷各種問

題的目前平均總在四五十封以上，其數甚巨且與日俱增，都要分別函復，雖難盡資費力，而我們盡其所知，或代徵專家意見，竭誠答復，認為是補助讀者的一個途徑，也是做『好朋友』的義務不容辭的一件事情，是我們覺得很高興做的。

上面隨便舉出的幾件事，我們都認為是分內事，毫無自以為功的意思，不過我們的意思是要表明生活週刊是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以社會的改進為目的，就是賺了錢，也是還而用諸社會，不是為任何個人牟利，也不是為任何機關牟利。

結論 這樣看來，生活週刊究竟是社會的。

今日人類的知識多是科學的知識；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科學的知識不覺從迷信，對於一件事，要用觀察和實驗的方法，細細研究。……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說的話，不管他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說是迷信。

孫中山先生說的語

孫中山先生說的話

模倣

畢雲程

模倣，尤其是民族的模倣，非但不是一件壞事，並且是一種進步的表徵。試看小兒自嬰孩以至成年，無時無地不在模倣，即無時無地不在進步，模倣每一小兒之言語行動，稍為留意，便可知其一言一語一行一動多從模倣而來。倘將一中國小兒從西洋人家庭中生長起來，則其人之言語行動必然完全西洋化；倘將一西洋小兒從中國人家庭中生長，則其結果亦必為完全中國化。模倣與個人之關係如此之大，所以一個人到了老年，習慣固定，不喜模倣他人，他自身同時也沒有再進步，甚至於有一部分人

在少壯時期因為不喜模倣，而他們的進步也就戛然而止。

至於中國民族，向來獨立於東亞大陸，四鄰文化比較幼稚，遂至龐然大，自以為文化至高，而因之自然風為蠻夷戎狄，頑不前，結果成為老大病夫。到了海通初，猶以西

洋人為蠻夷戎狄之流，很不屑模倣，而深閉固拒，惟恐不力，結果遂有歷次軍事上之失敗。然而那個時候猶以為洋人的長處不過是堅甲利兵，所以最初

的模倣，以堅甲利兵為目的，直至甲午戰敗以後，國人始漸知向所輕視之日本，因

模倣西洋而驟強盛，於是始有戊戌變政之發動。

自戊戌迄今剛正足三十年，其間模倣之日

的更有更換，最早光緒維新完全模倣日本，後來知道日本係模倣德國，遂希望模倣德國。其模倣的終不外軍國主義之範圍，其時尚不甚知道德國之特長在於科學。其後因英為君主立憲之祖國，其立憲政治比較的發達，頗想模倣英國，五大臣考察憲政遂側重於英。而一部分先覺之士以法為思想自由之邦，民權思想最為發達，提倡模倣法國其力，革命空氣由此更見濃厚。辛亥以後，專制餘毒未淨，民主徒有空名；外有帝國主義者壓迫，內有軍閥官僚狼狽為奸，民生困苦益深，幾令人至疑於革命之為禍而非福，及歐戰後資本帝

一席有趣的訂婚酒

一之

前天的晚上，老友勉之到上海，忽然給我一封邀吃飯的請帖。勉之久任某省軍政民政重要職務，這次辭掉一切，出洋留學，路過上海，竟然大請其客。客告勉之：『吾們還沒有替你餞行，怎麼你倒請起客來？』勉之說：『今夜我訂一頭親事，所以請各位吃喜酒。』於是你問我答，知道這位小姐姓李，是上海鼎鼎大名老前輩的女公子，座中一位起來大嚷：『既是訂婚請客，為什麼未過夫人沒有來作陪？須責成勉之備車親去請李小姐。』勉之無奈，從從客催呼聲中，半推半就地，登車去了。始行，乘客還大嚷：『勉之勉之。』

其時自鳴鐘已敲八點，李小姐的家離得很遠，事前並沒有通知，勉之這個差使怎麼辦得了？在下很替他捏一把汗，那曉得不到半點鐘，六七十隻眼眉還沒有穿的時候，勉之居然捧了一位如花美眷，珊珊而來。那位李小姐，雖然『儀態萬方』，却是『從容大雅』。『既沒有擦脂抹粉的俗氣，也沒有金絲眼鏡高跟皮鞋的洋氣，不慌不忙，亦華亦樸，畢竟大家風範，比眾不同。坐既定，六七十道銀箸，齊射在一人身上。敬酒，答稱『不會喝。』敬茶，答稱『偏過了。』問一句，很客氣的，很自然的答一句，弄得滿堂大嚷的客人，一聲都不敢嘆，大概一個一個都精神屈服了。內中有一人滿臉笑容，從他極度的鎮靜中，時時流露『魂兒兒飛上天』的樣子，就是勉之！

聞得勉之準備出洋數年，學成歸來，和李小姐行百年嘉禮。此時快要動身了，臨別贈言，只有一句話，就是『勉之勉之！』



日本，因

模倣西洋而驟強盛，於是始有戊戌變政之發動。

自戊戌迄今剛正足三十年，其間模倣之日

的更有更換，最早光緒維新完全模倣日本，後來知道日本係模倣德國，遂希望模倣德國。其模倣的終不外軍國主義之範圍，其時尚不甚知道德國之特長在於科學。其後因英為君主立憲之祖國，其立憲政治比較的發達，頗想模倣英國，五大臣考察憲政遂側重於英。而一部分先覺之士以法為思想自由之邦，民權思想最為發達，提倡模倣法國其力，革命空氣由此更見濃厚。辛亥以後，專制餘毒未淨，民主徒有空名；外有帝國主義者壓迫，內有軍閥官僚狼狽為奸，民生困苦益深，幾令人至疑於革命之為禍而非福，及歐戰後資本帝

一席有趣的訂婚酒

一之

前天的晚上，老友勉之到上海，忽然給我一封邀吃飯的請帖。勉之久任某省軍政民政重要職務，這次辭掉一切，出洋留學，路過上海，竟然大請其客。客告勉之：『吾們還沒有替你餞行，怎麼你倒請起客來？』勉之說：『今夜我訂一頭親事，所以請各位吃喜酒。』於是你問我答，知道這位小姐姓李，是上海鼎鼎大名老前輩的女公子，座中一位起來大嚷：『既是訂婚請客，為什麼未過夫人沒有來作陪？須責成勉之備車親去請李小姐。』勉之無奈，從從客催呼聲中，半推半就地，登車去了。始行，乘客還大嚷：『勉之勉之。』

其時自鳴鐘已敲八點，李小姐的家離得很遠，事前並沒有通知，勉之這個差使怎麼辦得了？在下很替他捏一把汗，那曉得不到半點鐘，六七十隻眼眉還沒有穿的時候，勉之居然捧了一位如花美眷，珊珊而來。那位李小姐，雖然『儀態萬方』，却是『從容大雅』。『既沒有擦脂抹粉的俗氣，也沒有金絲眼鏡高跟皮鞋的洋氣，不慌不忙，亦華亦樸，畢竟大家風範，比眾不同。坐既定，六七十道銀箸，齊射在一人身上。敬酒，答稱『不會喝。』敬茶，答稱『偏過了。』問一句，很客氣的，很自然的答一句，弄得滿堂大嚷的客人，一聲都不敢嘆，大概一個一個都精神屈服了。內中有一人滿臉笑容，從他極度的鎮靜中，時時流露『魂兒兒飛上天』的樣子，就是勉之！

聞得勉之準備出洋數年，學成歸來，和李小姐行百年嘉禮。此時快要動身了，臨別贈言，只有一句話，就是『勉之勉之！』

[illegible]

於一般性，應收小工業的營業稅，所以對

1000

工業和特種工業，已經發展到非個人企業範圍所許，而有危害公眾的可能時，必須

中山先生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以外，爲全世界人類所開放的第三條路，這是我們對

十七年十月三十日，上海。

車問題。人人企圖築路，和他們所同時企圖築路，所稱爲「遠東問題」也者，遙遙相對，自一五六六年至一九二〇年（即十六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葉）的四百年左右，歷史家稱爲土耳其的衰弱時代。

土耳其衰弱時代的末期，真是一場慘劇。二十世紀初葉，（一九一四）歐戰爆發，土耳其當時與德國親善，加入同盟方面，結果完全失敗，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土耳其與協約各國締結「摩德洛司休戰條約」，所受一切苛刻待遇，悉照戰前例：海軍全部交出，陸軍從速裁撤，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各處要塞，一切交通機關，都要交給聯軍自由管理；同時協約各國隨即派兵直入君士坦丁堡，並佔領小亞細亞之屬以及各處鐵路。

在此慘境之下，土耳其國民忍無可忍，卒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在士麥那舉兵，正式發起革命之旗，拚命奮鬥，把垂危的土耳其救了出來！寫到此處，我們要說到凱末爾的爲人和事業了。

凱末爾今年四十八歲了，他於一八八〇年生於巴爾

幹半島東北部的薩爾尼加，他的父親原是該處的一個關稅官吏，不幸他誕生未久，他的父親就逝世了，只剩下他和母親及一位姊姊相依爲命。後來姊姊嫁了，只剩下他的母親撫養他。這位名震宇內的凱末爾，他的身世原來也是孤苦零丁的，他的母親看他漸漸的

大了，本想叫他去受同教徒的教育，不過他自己從小看到街上走過的土國軍官，心裏就非常愛慕，所以到了十四歲的那一年，就進了薩羅尼加的陸軍預備學校，那個時候因他天資聰穎，研學勤奮，已有鶴立雞羣之概，爲教師所愛重。他在陸軍預備學校畢業後，便進奧拿斯提的軍官學校，在該校畢業後又進了君士坦丁堡的哈塞德第二軍國時代，僱用大批探，撲滅國內的自由思想，其實自由思想只因爲勢利，倘只是橫暴強折，是決無良效的。所以那時若軍事大學，軍醫學校等處，都有秘密運動的，凱末爾到了軍事大學，他的自由思想，革命思想，也就一步一步的漸漸增長了。

（待續）

答復一封嚴厲責備的信

十月三十日我們接到下面的信：

編輯先生：貴刊的文字，我算是喜歡讀者中的一個，其所以喜歡讀的理由，正如貴刊宗旨所示，就是文字的生動，趣味的雋永等等。不過最近第四十八期中，有批評秦女士辭約的一段，却使我情不自禁的要來曉舌幾句。誠然「大丈夫何患無妻」，「勢利小人遍地皆是」，所以我對於周永源君上次在各報的啓事，也認爲是多此一舉，不過周君的啓事中，並不是如貴刊所說的「強拉着一個心裏不愛他的女子不肯放手」，所以他說得很坦白，當秦女士提出離婚訴訟時，他並沒有請律師辯護，以示無抵抗，啓事的用意，不過是表明他訂婚的情形，使大家知道秦淵卿是一個道地的勢利小人，所以秦君已默認而沒有辯辯一句，即使如貴刊所說，周君是貪「富」慕「勢」，是不應有的行爲，那末秦君當時把一個四歲的女兒當禮品去巴結周星章，是不是貪「富」慕「勢」？現在因爲周星章的提拔，做了面團團的富翁，就說周人違孤反朕者不相識。何以貴刊對於秦君，加獎他還拒補過，而對於周君，就大

加譏罵？何其恕於此而刻於彼，得毋以秦君是上海商界要人，周君一區區錢店夥友耶？

秦女士現在是大學女學生，當然是不願與那微薄的影友結婚，而且我承認也是對的，不過我們再研究一下，秦女士今日的

地位並不是出於自己的努力，而是要靠她父親的弄白大洋，假使周君的父親要不是這樣早死，也許現在得了外國博士也未可知，如果異地而處，我恐怕秦女士現在離欲求三十元

可抵抗的災害，我們正要替弱者表一同情。

噫！貴刊的態度我恍然了，是建築在資本家殘殘冷傲之上，秦君是資本家，而且是捐了錢

的一個，所以對於他辯護，是應盡的義務，除此以外我找

不出別的話來。

團結努力
誓雪國恥

不出第二點理由來，

我很慎重的聲明一句，這封信我願負責任，請貴刊發表，并見復。此祝撰安。

賀嶽僧白・十月十七日

通信處南京革命軍日報社編輯部

我與秦周二君都不相識，毫無愛憎。

我這封信寫就後，我的愛人對我說，你何不省四分郵票，將來付去的結果，貴刊一定是以不睬的辦法處置，如果真不出她所預料，那末更證實貴刊的勢利了。

鐵質附白

我們對於此事以及相類情形的基本主張很簡單明瞭：在五十年裏已經說過，就是「來得早，去得快」。

（一）我們上面所說的是我們對於此種事情的基本主張，不但對於秦女士的解約這樣主張，就是對於其他女子要解除未得本人同意的婚約，無論她是貧富貴賤，我

們都是這樣主張。我們這樣的主張，解約，在本刊上實屢見不一見，凡是看過本刊的人所共見的，並不是因為秦女士是秦潤卿的女兒，我們緣這樣說的。

(二)周永源君雲「延期」，法庭判決解約後雲「上訴」，他是否「肯放手」？秦女士既聲明不愛他，婚約本又未得她的同意，他竟「不肯放手」，是否「強拉着

一個心裏不愛他的女子不肯放手？這是事實問題，用不着他自己說了纔算數的。我們不滿意於他，不是不滿意於

調劑是一個道地的勢利小人，是不滿意於他不肯讓女士解約。這種事情，無論什麼人，我們都要反對的。走不是因為「周甘」這重慶人。

是人都以爲是個風

夥友。我們繼反對的。

(三)至於周永源言「勢」云云，我們也是就事實立論，如果他不會勢，一方面儘管大罵蔣卿，一方面儘管宣言不要他的女兒，用不着「延期」，也用不着「上訴」，這一點在五十一期還有說明，請參看。

(四)「秦君當時把一個四歲的女兒當禮品去巴特周星爲了賀君反對，我們也斥秦的行爲爲野蠻，何嘗贊他『辯』？不過他錯了之後，如要強迫他的女兒守貞，她所未同意的婚約，那是我們所反對的。做老子的人，能任女兒把她所未同意的婚約取消，無論什麼人，我們都認爲是對的，並

不但你 靜淵

當我們結婚的時候，我是一個勇敢的人。

不但不，有許多，我在結婚以前，就是一個勇敢的人。

並未同意的婚約取消，又是一件事，我們不能因為前事是卑鄙的，就一定可以說後一事也是卑鄙的。

（五）奉女士我們是不認識的，她為人如何，是否女學士，我們們都不知道。不過我們認為她的婚約既未經她的同意，她有提出解約的權利，無論她的父親有一

「好壞，她們都有這個權利。」

「（六）秦濁卿是否够得上稱資本家，我們不知道，不過他因為她的老子銷了，就剝奪她的這種權利，不但秦女士，凡是女子，無論她富貴賤，都有這個權利；無論她們的老子有這個權利，她們都有這個權利。」

『錢』，本刊更沒有受過他的『殘羹冷飯』，也不認識他，不過就事論事而已。

配講自由，刊物也是如此。本刊設社會不棄，銷數激增，廣告湧進，不但出入能相抵，且可有贏餘以爲改進本刊之用，是一個經濟獨立的刊物，有自由精神的刊物。賀君刊的『恍然』是在誤會，如再不相信，我們歡迎來實際考查，因爲我們的經濟是公開的。

(八)最後讀者還要附帶說幾句話。本刊對於社會問題，不過本良心的主張，有所論列，以供社會參考，不是要強人與己同，如有就事實加以指正

的，極願虛心承受，決不存
謙短之意。賀君的態度，
未嘗不出於愛護本刊的好意，
這是我們要謝謝他的，不
過他字裏行間，顯然有不信
任編者人格的意思。編者所
敢老實奉告賀君的，就是我
深信沒有氣骨的人不配主持
有價值的刊物，區區既孫主
本有筆政，我的態度是頭可
殺而我的良心主張，我的言
論自由，我的編輯主權，是

斷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個
人所屈伏的，就是千萬個
秦劉卿，千萬倍於秦劉卿
的「要人」，也不能動我
分毫。要具有「刀筆鼎鑪
非所敢違」的決心，纔配
主持有價值的刊物。編輯
可不幹，此志不肯屈，請
於本期的方針和態度，諸
君看本期「生活週刊究竟
是誰的？」一文，更可知
瞭。

有趣味的
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四十五)

節恩潤譯述

孫欽露和愛露女士排除種種困難而自由訂婚之後，
引起各方面的反對，史諾爵士力勸愛露女士解約，既屬
無效，又力勸孫欽露解約，對孫露出種種不可不解約的
理由，從東西民族習俗性格的差異，一直說到宗教的迥
異，孫欽露遂段段駁回，始終不為所動，史諾爵士搬到這
個地方，見宗教的理由不能動他分毫，也只只得乘風轉
舵的說道：「其實彼此宗教的迥異還不是這件婚事的主
要障礙，我所要知道的還有一件事，就是你娶了一位英
國女士做妻子，你想帶她到中國去嗎？」
孫欽露答道：「我對這一層也曾經過細細的想過一番
我的意思，目前不帶她回到中國去，因為這個時期

在目前還未成熟，不過我想可以
帶她回到中國去的時期並不甚遠
。」
史諾：「我也以為這種時期
未成熟。」
孫：「我的志願是要回到中
國去過我的生活，做我的事業，
並不是要想終身在外國的，所以
我要帶她回到中國去是當然的。有一
件事，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有一
天我曾經把這個意思告訴過愛露
，並且問她情願不情願跟我一同
到中國去。」
不必告訴我，我已猜得着。」
孫：「我也想你當然猜得着。」

史諾：「她此時未到過中國
，不知中國的生活狀況究竟怎樣
，當然模樣着背，我深信她將來
到了中國之後，一定覺得不免種
種的苦楚，東方不是不可享受像
種的生活的地方，不過要西方女子
嫁與西方男子，一同到東方去，
纔能愉快，若嫁與東方男子，一
到東方去，情形便不同了。」
孫：「我以為這不是人的問

題，是環境的問題，在目前
中國的環境也許有許多不滿
人意的地方，但是現在天天
在那裏進步，不久必能有很
大的改良，我打算在目前不
帶她到中國去，也是這個緣
故，我以為我們倆的新家庭
，在目前可暫在英國，我雖
須往中國做我的事情，但我
通商便利，我可時常來來
往往。」
史諾：「這樣辦法，恐
怕消費過鉅，在你的方面不
免犧牲太大罷！」
孫：「費用方面雖不免
較大，精神方面雖不免較勞
，但是因為她是我唯一的心
的人，難以天下之大不易易
這些犧牲，算不了一回
事。」

史諾爵士見孫欽露像
鐵石心腸，這樣勸他不動，
那樣勸他又不動，倒也有得
無可如何，談了許多時候，
還是一場無結果！
停一會兒，史諾爵士走
近一張桌邊，開了一個本來
鎖好的抽屜，取出一個繭圓

形象牙小架子鎖着的東
西，拿到孫欽露面前，
一隻手附着孫的肩，
對他說道：「這個肖像
自從到我手裏之後，只
有我一個人看見過。」
說完之後，他就把這個
肖像交給孫欽露看。
孫欽露仔細把那個
肖像一看，看見上面是
一位很美麗的中國女子
，他再細細的一相，忽
然說道：「這是我的母
親！」
史諾爵士一面走回
他所坐的椅子，一面慢
慢的答道：「不是！這
不是你的母親，是你母
親的姊姊，她的名字叫
做蓮露。」
孫：「啊！她是尼
姑！」
史諾：「我認識她
的時候，她還未做尼姑
。」史諾和這位女子偶
底有何關係，和孫的婚
事又有什麼相干，且聽
下回分解。